



“亚洲蝶王”和“跳水女皇”携手走过32年光阴

郑健史美琴：池中添翼有传承

本报记者 陶邢莹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个“亚洲蝶王”和“跳水女皇”的组合，如今已携手走过32年光阴。世界杯、亚运会、全运会，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郑健和史美琴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运动员时期，他们是泳池中的强者；退役之后，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上海游泳事业默默无闻地做着“育花使者”。他们的儿子郑翼立更是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接过接力棒，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前进。

比翼领奖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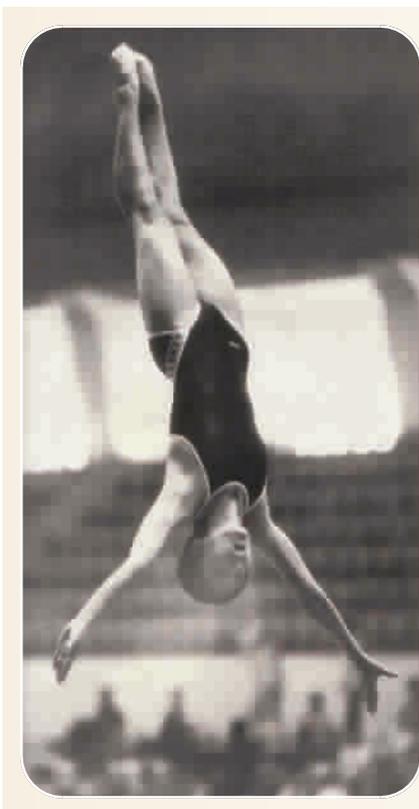
1981年，新华社驻墨西哥的记者从墨西哥城发回一条消息，18岁的上海姑娘史美琴在第二届世界杯跳水赛中夺得跳板冠军，国内一片欢腾。这是中国游泳恢复在国际泳联合法地位后，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史美琴成了新中国第一位跳水世界冠军。之后三年，中国跳水堪称“史美琴时代”，她是世界杯、亚运会和大学生运动会“三冠军”。

史美琴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主攻蝶泳的郑健也来自上海。1983年，郑健在全运会上一鸣惊人，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自此开启了中日男子泳坛PK的时代，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亚洲蝶王”时代。

不过，直到1984年在汉城（现更名为首尔）举行的游泳亚锦赛上，郑健才有了现场目睹史美琴在跳板上飒爽英姿的机会。那届比赛，两人各自站上最高领奖台，史美琴收获女子三米板冠军，而郑健勇夺100米蝶泳桂冠。史美琴终于第一次注意到了郑健，“我听到他在说上海话，格外亲切。”

比赛结束后，队员们结伴去逛街，两人发现很聊得来，爱情的种子悄悄播下。当时史美琴看中一条项链，郑健二话不说帮她买了，吊坠刻上了史美琴姓名的首字母，当时算是很时髦的礼物。“这条项链就如定情信物般珍贵，我一直保存着。”史美琴的记忆，清晰如昨。

作为运动员，毕生的梦想是参加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组队参赛，然而，备战期间的一场大病，令史美琴错失参赛机会并就此退役。回到上海跳水队当教练的史美琴，开始了同郑健的远距离恋爱。而郑健当时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在洛杉矶奥运会男子100米蝶泳项目上，郑健名列第27，再一次打破了自己的



▲ 郑健在1988年奥运会100米蝶泳决赛中
▲ 史美琴获得跳水世界冠军时的赛场照片
▼ 郑健一家近照



采访对象 供图

亚洲纪录。“他能站上奥运赛场，也是为我圆了梦。”史美琴开心地说。

近四年时间里，两人鸿雁传书。备战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前一年，郑健回沪期间，没有婚戒，没有房子，两人去领了结婚证。等到郑健退役后也回到上海游泳队执教，两人才于1990年补办了婚礼。男才女貌、珠联璧合，这段婚姻在上海游泳界传为佳话。

求学再创业

奥林匹克精神，追求更高、更快、更强。郑健就是那种勇于离开生活舒适区，敢拼敢闯的人。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游泳是中国游泳追赶的对象，而日本大众游泳的普及程度，更是领先中国不少。郑健萌发了东渡求学的想法。“去日本前我就是有规划的，等学到东西，我还是要回来的。”郑健说。

1992年，郑健赴日本神奈川一家俱乐部担任游泳教练，一年后，史美琴也去到日本陪伴他。在神奈川，郑健很快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刻苦，升任到了总经理，这在当时的日本游泳圈是很少见的。

优渥的报酬、光明的前途，却并未留住郑健。“这些年来，一个愿望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推广、普

及大众游泳事业。”郑健告诉记者，“回国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希望儿子能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尽管俱乐部老板多次挽留，但郑健夫妇还是执意回到上海。

一张普及群众游泳的蓝图，在郑健面前打开。回国大半年内，他在上海市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后发现，上海当时近200万中小学生中，参加游泳训练或活动的不足5万人，常年坚持的更少；二是国人对游泳的认知，要么是竞技，要么是夏天去水中泡泡，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这是终身受用的健身强体手段。

参考日本的游泳体系，郑健自编教案，来到徐汇区教育局毛遂自荐，“我想帮助学生做游泳普及，由我和我的团队带教，一学年24堂课，保证学会两种泳姿。”

2001年，借用南丹路游泳池，郑健的第一个游泳俱乐部开张了。试水一年后，徐汇区觉得不错，便开始推广“全区人人学会游泳”，领全市之先。随后，闵行区政府将学生游泳列入政府实事工程，每年约有15000名的三年级小学生，在郑健带领下的游泳协会培训机构中学会游泳。创办闵行区游泳协会并担任副会长，开办自家的“翼立健身俱乐部”，帮助闵行区管理三家室内健身

场所，郑健的事业，从原先单一的游泳到如今的全覆盖，惠及越来越多的市民百姓。这些健身场所，十年前的价格至今都没变过，20元一次游泳、3元一张乒乓球台、20多块钱一片羽毛球场地……“对于大众健身，我有两句话，从室外到室内，从娱乐到常态，让老百姓一年365天都能有条件参与运动，让运动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心系跳水池

另一边，史美琴回到了心爱的跳水池边，担任上海跳水队副领队。

上海队相继出了吴敏霞、火亮2名奥运冠军。史美琴回到上海队时，吴敏霞已是奥运冠军了，但当时谁都不知道，她后来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奥运“五金王”。在吴敏霞看来，史美琴并不只是一名教练、领导，更是“家人”。里约奥运会前，吴敏霞一度迷茫，她想坚持，但伤病折磨着她，她想退役，却又看不清未来。这时，史美琴一直陪伴左右，帮她分担压力。作为过来人，史美琴很懂优秀运动员一路走来心情，而吴敏霞因此格外信任她。经过一年调整，吴敏霞向着里约奥运再前进，最终，在里约三米板跳板上用金牌为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老照片的故事】



笑欢了的冠军

这是郑翼立读小学时候的一张照片，当时已是跳水奥运冠军的吴敏霞，将他抱在身边，两人笑得欢乐极了（见上图）。吴敏霞是看着翼立长大的。回到上海跳水队后，史美琴经常要在队里值班，吃住都在队里，不得不将翼立带在身边。每天放学后，翼立就会到上海队找妈妈，做功课，看跳水训练，经常和队员们同吃同住。翼立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我去给妈妈和她的队伍加油，每次看到吴敏霞姐姐站上领奖台，我也格外开心。从小我就觉得，拿冠军是件很光荣的事情。”翼立说，如今走在网球的道路上，自己也以争冠为目标。翼立的身上，继承了父母坚持不懈、追求不止的体育精神。

精神有传承

日本出生，上海长大，儿子翼立的名字，取自如虎添翼、顶天立地的意思。蝶泳和跳水都是“水上飞”的项目，这个名字寄托了郑健夫妻俩想要传承的体育精神。

郑翼立目前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读大二，是学校第一位亚裔网球选手，该校网球队是美国大学生体育联盟第一集团强队。在这所全美体育最好的高校里，他大一便担任第一单打和双打，获最佳新人奖。

郑健夫妇的初衷，是通过体育完善儿子的人格，陪伴儿子的成长。但翼立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凭自己的努力有一天能成为职业球员。每次放假回家，翼立会在全国乃至亚洲各地打ITTF的希望赛，或者和中国网球一哥吴迪共同训练。2017年，他生平第一次拿到了职业奖金，打进了希望赛昆山站的单打正选赛，这令他更坚定了自己网球场上的信念。

了解“上海1949”，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新民特写

70年前，为了迎接上海解放，不少如你我一般平凡的普通人纷纷加入护厂队、护校队、纠察队和救护队中，在警察队伍里，不少地下党员、积极分子也通过各种形式，尽力保护档案、物资，维持社会治安。近

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教育部为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所设计的桌面游戏“上海1949”中，就聚焦了这些历史事件。

“游戏参与者将扮演70年前的一名普通市民，通过团队合作，来解决当年上海解放的过程中这座城市里出现的各方面问题。”桌游项目策划负责人说，“参与者可以选择扮演

黄包车夫、工人、学生等不同职业的人，在游戏的五个回合内（代表1949年1月到5月），解决例如资源紧缺、保护工厂等问题，最终迎来上海的解放。”

用一款桌面游戏来展现重大历史事件，许多人都会问，这是否严肃？又是如何来真实地还原历史呢？“我们的游戏设计参考了有关上海

解放的论文以及亲历者的记录，主要事件涵盖护厂护业、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各个方面。”这位负责人拿出一张警察的人物卡说，“虽然警察的名字是虚构的，但是却是以真实资料来确定的，包括他的一些能力设定，也参考了当时的史料。”

如何才能让参与者对游戏更有兴趣呢？在这位负责人看来，游戏聚

焦的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聚焦他们的抵抗和斗争，聚焦他们的艰辛和生存，还原70年前的艰苦道路，“我们这款桌面游戏最适合四个参与者一起玩，多次试玩发现，一般玩一个回合十分钟不到，而我们的任务设定可以让玩家基本不太会重复同样回合的任务。”这位负责人说，“推出这样一款桌游，我们期待的就是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放下手机，通过他们喜欢的方式来了解历史，让这段历史更加鲜活地呈现。”

首席记者 方翔